


下册

新武侠万红蝉传奇

舞叶惊花

火梨●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上海三聯書店



本因注目良久，叹息道：『虽见一马平川，却又暗藏城廓。倒是要逼老僧来攻城掠地了。』万红蝉合掌道：『大师无可无不可，胜负亦有平常心。万般皆是缘，杀其可杀，恕其能恕；不杀未必慈悲，杀亦可当功德。参禅问机，不坠虚空，只观妙有。大师请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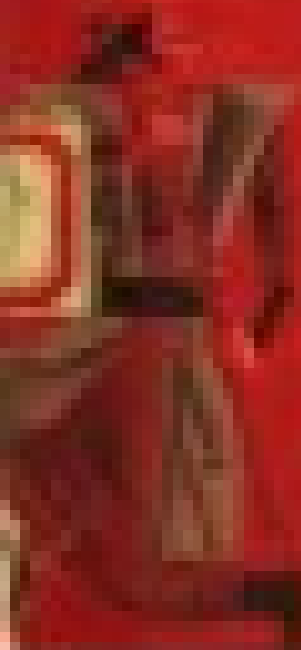
本因闻言，大喝道：『好！我杀！』



舞叶惊花

舞叶惊花

【二】



舞叶惊花

下 册

(沪)新登字 117 号

舞叶惊花

著 者 / 火 梨

责任编辑 / 冯 征

装帧设计 / 王申生

责任制作 / 志 荣 朱美娜

责任校对 / 孙 士

出 版 /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20)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 7 号

发 行 /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上海三联书店·学林出版社联合发行部

(200020) 中国上海市永嘉路 25 弄 8 号

制 版 / 群众印刷厂电脑部

印 制 / 江苏丹阳兴华印刷厂

版 次 / 199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/ 415 千字

印 张 / 20.75

印 数 / 1—5,000

ISBN7-5426-0885-1

I·113(上、下册) 定 价 24.50 元

第六章 “将 军”

—

长安城之高，不在其地势。

长安自古以来便为帝都。

是以高墙飞椽，尽为公卿之家，深苑禁宫，莫非天子门楣。

此乃天下之最高处。

天下这最高处岂非便在天子脚下？

所以天子脚下的长安，街市繁华，人物锦绣，车水马龙，气像不同别处。

因此你只要走在街上，便已算走在一个很高的去处。

天下又有几个人不想往高处行走的？

更何况眼下这个坐在熏香软轿中的人？

轿内的人特别，轿子也特别。

这顶轿子既不事雕篆，也不加彩绘，形式也极普通。但唯一与众不同的是这顶轿子的颜色。

这顶轿子竟是黑色的。

在鲜衣怒马、公卿如云的长安城最繁华的街上，行着这样

顶轿子，当然很特别，也极惹眼。

但路人似对此已早已眼熟不讶，仿佛这顶轿子与他们的生活已经很融洽地成了长安城内的和谐景观。

虽说如此，这轿子仍然很特殊。

这轿子在长安城内行不过半个时辰，至少已有一位翰林院待诏、一位刑部长官、一位正从衙门口出来的五城兵马司的副指挥、一位也坐在轿中的王室公子向这顶轿子内的人打过招呼。

这顶轿子遮盖得很严，打招呼的人其实并不能看到轿内的人。

他们只是向簇拥着这顶轿子的人打招呼而已。

作为回礼，轿帘也只是微微掀了掀，动了动。

打招呼的人并不觉得受到了轻慢，仿佛这种方式早就已习以为常，且也已是约定俗成的。

轿内坐的人又是谁？

好像当朝第一炙手可热的正三品大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林逋，也没这等光景。

轿中人五十开外，方面有棱，五官却圆柔适度，这等面相，又是一殊。

方面有棱者，其眉入鬓，勾鼻高颧，法令深印，是有威杀之相，掌权之相；五官通润，细睛圆鼻小口，可见诸妇人，男生此相，可商可贾，独不入官。

这两类面相，鲜少集于一脸，所以有殊一般。

这个有着有殊一般脸相，有殊一般行止的人，就是“中间人”。

不官不商也谓中间，“中间人”高应瞻的名头却不是由此而生。

高应瞻“中间人”的意思是“居中”。

居于中者看两面。

高应瞻就是善看两面，所以成了“中间人”。

长安为本朝国都，朝廷所在。

既是朝廷所在，难免就有王公贵戚、朝廷百官。

除天子外，这些人无一不是大权在握，各谋进退，各抒手段的人；

岁深日久，更迭换置，人去人来，便有了格局。

所谓格局，无非朋党。

门生之门生，世袭之世袭，代代相因，脉脉相循，其中焉能不生纠葛？

若逢忧患外辱，亲和的主战的更是机纾百出，各争道理，通敌的、抗敌的针锋毕现；更有受诬的、含冤的要还清白之躯，进谗的、倾权的还生覆国之想。即便太平之世，这几班人马明争暗斗，虽还不到你死我活，但你从那除、改、调、升、领、假、出缺、留后，再看那被谪被贬的一番浮现，便就知个中荣辱，实出于实力厚薄。老百姓只问个忠奸贤愚，榜样楷模，其它玄奥，是不知道的。

这种派系朋党之争，上至三公九卿六部、下至外臣所属省、郡、州、县、行政军事，更有宦官二十四衙门，无不都在渗透。此风沿袭世代，历朝历代敷衍下来，遂成格局。

因此，做天子的似也对此绞尽了脑汁。

但即便绞尽脑汁，这种格局仍然打破不了，甚至成了打破

不得或不得打破。

所以真正能做到的，便是如何驾驭这几种势力，驾驭得了这几种势力，也就控制了这个格局。

这种“御臣术”每一朝都有新意，与之相对立的，每一朝的格局都亦有不同。

另一种情况是，每朝天子的“御臣术”愈高级，也导致了每朝大臣的“防御”度的提高。

于是，在天子眼皮底下你来我往、抛砖掷瓦而不令天子偏帮，或巧令天子偏帮的事，发生得更多，更奥妙，手段也更隐秘。

直至这种争斗危及天子的王位、社稷。

所以，有了“天心”。

“天心”在某种意义上远远超过了天子的御林军。

“天心”的建立，刻意深远，它同时是几代帝王心血的集粹。

太平邦治，乱世救平，都有“天心”的插手。

“天心”在某种意义上已是天子的一张王牌。

有了这张王牌，天子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。

然而司天监接连奏本云：盖、屋二星斜对，宫室有事，斗柄以东，三公星仄，天下有危；天一离位，大凶。

未一奏，使天子神惊。

天一星位于紫微宫外，为天帝之神，天子吉星。此星离本位而转斗后，九十日起兵祸。

天子即诏心腹密议，最后得出的分析是：祸魁起于宫室，延于州县，是由内而外，里应外合的征兆。

其时北地某县亦发生天降雨肉、黑犬登屋这样的怪事，四境之内异兆纷纭。

所谓“赤厄三七”，即如志书所言，逢二百一十年，外戚篡位，至有赤眉之灾。后果有“赤眉军”之验。

惊骇之下，天子立时微服潜行，来到长安城内的一进院落，根据先帝遗言，找到了一个名曰“帝师”的人。

“帝师”不是天子老师的意思，但却是一个尊讳，乃由先帝御赐。

“帝师”见到天子即已知来意。

他对天子说的有一句话是这样的：“臣有所忍者，若觉芒刺在背也。”

这句话实在不是轻易而言的。

能令“帝师”这样的人物说这句话，可见分量何等沉重！

这句话的意思是，“帝师”感到有一根芒刺指着他的背。

这根芒刺来自背后，勿能转视，处境受制。

说这句话的人，便是“天心”的首脑。

“帝师”就是“天心”首脑的名讳。

天子走后，一道令谕便从这座清幽院落发了出去。

这道令谕只有四个字：唤醒睡者。

这是“天心”组织的最高机密。

这个机密一共保守了七十七年零四个月二十天。

这个机密启动之后，江湖上就有了自万红蝉酒肆之遇后的一系列变故。

而万红蝉所经历到的，仅仅只是一地一方之事！

这道令谕自是针对所谓“芒刺”而发，五个月后的今日，双

方处于胶着之状，局面不开。

由是先有了谈判的风声，后来便有了谈判意向，这两方面的意向最终汇向了一个人。

谈判其如用兵，亦是一场搏杀，只不过止于心、口。谈判有时并不仅限于双方亲自上阵，更多的可能是通过第三者，亦即是“中间人”。尤其这种级别的谈判，双方首脑皆居暗处，岂容对方摸底？所以，设非由“中间人”出面，两头传话，谈判是无法实行的。

这种谈判到底不是可以在桌前对垒的。

所以这个“中间人”必需由双方指定，必需具有极高的信誉，并且是能将话说得清楚的人。

能将话说得清楚的人不少，但能在这种场合将双方的意思清楚无误地传递给对方的人，普天之下也只有一人。

这个人居长安四十年，经他之口而作“中间”的谈判，已不下三百次，涉及的人更都是煊赫一时的公卿部吏，王公显宦，巨贾贵戚；其技艺之娴熟，措辞之有度，分寸把握，揣度精确，有时更甚于谈判者，是以无论敌友双方，对其皆有口碑。

这个人便是高应瞻。

像高应瞻这种人，一日有朝廷，他便一日有饭吃，非独有饭吃，而且有面子，有荣华，有人缘，最终有地位。“中间人”这种职业得能如斯，乃因有高应瞻也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高应瞻坐在轿子里，轿子往城外去。

透过轿帘，高应瞻看到路旁有一个人。

一个骑在马上的人。

这匹马看上去很高，很壮，毛还是卷的。青色的鬃在风中扬扬猎猎。

马上坐的人也很高大，披着一袭鹤氅。

这个人正看着自己。

高应瞻忽然觉得自己想说话。

于是，他让轿子停下，然后用手指撩起轿帘的一角。

“是慕容侯爷吗？”

高应瞻的眼睛笑咪咪地，说话时，露出一排齐齐的糯米牙。

骑马人在马上还了一揖，口中笑道：“原来是高大人，失敬失敬。”

慕容侯爷便是燕北慕容王府的慕容文秀。

慕容文秀和天子亦有私交。

他出现在长安城中也不是怪事。

但高应瞻却觉得他伫足的位置有点怪。

他出现的时间也怪。

有这两怪，高应瞻便不能不停下轿子。

慕容文秀轻轻一带缰绳，那马儿便踩着碎步，“得得”地趋近了高应瞻的轿子。

“今天天气不太好，高大人这是要出城去？”

慕容文秀在马上问道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侯爷一早落足在这里，是望气呢，还是等人？”

高应瞻的一双眼睛已经笑得眯成一条缝了，脑袋也不由

得往外伸了几分。

古人有擅“望气”者。所谓望气，就是看云，通过云的变化，推论出人世的变化。

这是一门很复杂很玄奥的学问。昔年公孙述谋反，称帝于蜀，就是于白帝城的一口井中的白气，看出自己的帝王像，白帝城因此而名。

天以七曜垂文，地以五云腾气；故云生于地，纷纷而上，定以孤虚。

慕容文秀果然是来占这长安之“气”的么？

慕容文秀儒雅慧瑗的面上笑意一现，像似随口道：“绵绵绞绞，条条片片，兵气也。赤云有火，好像今日有些不安详，是以本爵心中存着疑问呢。”

高应瞻不作声，脸上笑意更盛，但心里却有点七上八下的。

“帝师”之名初闻乍见，但仅凭凤台侍郎吕望转递的一份邀其“公证”的帖子，便可想这人的来历绝非寻常。

吕望素寡言笑，且眼高于顶，但他却甘为“帝师”下遣，其何人哉？

高应瞻不能拒绝。也不好拒绝。

与此同时，他又收到了“宫祺”的邀帖。

宫祺也是一个人的名字。这个人于帝师之间要有沟通，所以他们需要高应瞻出面“居中”。

宫祺又是何许人也？

替他转来邀帖的是枢密院的芮副使。

芮副使的名讳绝少为人提起，但唐朝同中书省平章事魏

林逋魏大人，据说曾与他作过寿筵。

所以官祺的身份，似犹在帝师这上。

这几乎已是不可拒绝的。

高应瞻极其谦卑地接下了这拉档“生意”，但心中却紧张得很。

纵观朝野，能使他高应瞻“居中”的不多，但凡要他高应瞻“居中”的，几十年下来，他存下的档案已经可以装下一座房子。

所以说，不论文武，不论地位，令高应瞻陌生的人几乎很少。

但这两个名字他不仅头一次听到，而且以他当时的感觉，还带有一种陌生中氤氲着的尊崇。

他回家即去了密室“风档”，打开所有的卷宗，细研全部的案卷，穷三日三夜不眠，却一无所获。

这两个人仿佛凭空而生，但却分明根基深厚。

高应瞻“居中”数十年，有根基的人，他岂有不闻？所以，他紧张之后，心里又不自觉生出了畏怯。

此刻慕容文秀的出现，分明亦有蹊跷。

高应瞻久闻慕容文秀文武双全，其父慕容子襄，为先帝十七妃所生，故为庶子。后敕封“北地王”，领慕容家世代燕北祖地。

关于这个人，高应瞻一直意欲结纳，但慕容文秀似乎有意回避，二人是以一直无缘。

对今日慕容文秀的出现，高应瞻直觉里便有一种“机会”，但这机会来得有点古怪，所以他又觉不能轻易接过。

高应瞻以为，慕容文秀应有所偏适，也就是说，他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。

慕容文秀却好像没有这种意思，与他一样，一派“居中不问”的样子。

这样子使高应瞻不适。

因为慕容文秀虽然做出一付“居中不问”的样子，但他其实又在问。

他分明是有所偏适的。

可是高应瞻看不出。

今日他的“中间人”绝不好做，如果慕容文秀是偏帮其中一人的话，此刻若稍稍漏点滴点酒点什么，都会使他心里铆个底。

高应瞻在慕容文秀的面上看来看去，结果却什么都看不出来。

“高大人善观人气？”

慕容文秀很谦和地道。

“哪里，慕容侯爷便是给足在下的面子，在下还是一窍不通的啦。”

慕容文秀忽然露出一个很神秘的笑容，以指遥点城门口两个兵卒道：“以高大人尊目看这两人有何不同？”

高应瞻顺势望去，只见一人抱枪而立，一人正躬身向一位商贾查验。

“抱枪者骨硬，查验者身软。”

高应瞻只看到这点不同。

慕容文秀语意幽微地道：“骨硬者人气如织，其势方盛；身

软者人气渐枯，不寿。高大人若逢出行，但知有骨硬者，不妨相随，若遇身软者，其势再旺，其锋头再健，弃不足惜。”

高应瞻恍然，疾忙于轿内拱手道：“侯爷教言，高某敬领了。”

慕容文秀勒转坐骑，缓辔而去，临走还留下一句话。

“高大人何时过遇燕北，本爵当虚席以待。”

最后是一串悦耳的笑声。

高应瞻于轿内抚摸着圆圆的下颌，心下道：“慕容文秀此言分明在教我，只不过这个人究竟帮的是哪家？”

谈判的地点定在长安北门外的“锦绣天街”。

“锦绣天街”不是一条街道。

“锦绣天街”是一座桥。石桥。

这座桥跨山而建，不知始于何时。

长安北临黄河，南望汉中，四周山势逶迤、名山叠缀；去城郊七十里便是道家圣地终南山，过城东南二里有古称骊山、蓝田山，今称会昌山又曰昭应山的便是。

只不过“锦绣天街”的所在，既不是终南，也不是骊山，它的名字对一般人来说，根本就很陌生。

因为这个名字只在今天早晨才刚刚被人命名。

一座无名的山，一座无名的古桥。

这座山上既无道院，寺庙，更少游人，甚至连野兽都不多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高应瞻上山时，天上下起了雨。

山路很陡，山中有雨时，很陡的山路还会变得很滑，非但

很滑，而且云气迷朦，看不清路。

一不小心，便会失足。

慕容文秀称今日天气不好，果如其验。

高应瞻行得非常小心，他人虽在轿中，眼睛却一直透过轿帘观望。

云黑雨润，若烟非烟，缭绕绕绕，凄凄迷迷，一片朦胧。

高应瞻叹了口气。这样的天气，实在不合适在山上转来转去。他实在想像不出，像官祺这样的人物，又是怎样上得此山的。

以他与公卿贵胄交往的经验，这种时候，这种季节，正是薄衣轻裘躲在华室之中狎乐游戏的好日子。

这些人几乎无不嗜洁如癖，断断不会顶着雨往野山上跑，再天大的事也不会。

他们会在屋子里，会在髹漆镂金的床上，或者在女人的怀里谈斤论两，但绝不会是在山上。

不管什么山。

高应瞻摇了摇头，他本能地认为选在这种时候，选在这个地方，一定是出于谈判者自己的嗜好。

高应瞻这样意识到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了意料之外的一种景观——

高应瞻看到了人。

一些肃穆的人。

一些肃穆到如同泥塑木雕般的人。

这些沉默的人穿着比沉默更沉重的黑色衣裳，面上挂着黑色的丝罩，手上打着黑色的油纸伞。

这是些千篇一律的人。他们沿山道两边一直排到云深不得见处。

千篇一律是什么？千篇一律用以形容人，便就是指这个人于一群人之中不能分辨，不能分辨到连他们的呼吸都像出自一个人，没有一丝紊乱。

这等如一支军队。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精选而出的精兵。无论谁拥有这样一支精兵，都是可傲视天下。

高应瞻深深吸了口气。他明白，这仅仅只是排场。

这种排场，也只有傲视天下的人才配拥有。

是宫祺？抑或帝师？

高应瞻感到无论是谁，这两个人都是能够傲视天下，独步天下的那种人。

否则，又有谁堪与比肩、堪与谈判？

高应瞻垂下轿帘。

高应瞻的轿子便在这样的排场中间，渐行渐高。

直至一道低低的声音拦住了他的轿子。

说话人也是一个黑纱罩面打着黑伞的人。

这个人站在山道上，很恭谨很有礼貌地道：

“请高大人移趾。”

高应瞻出轿。

高应瞻走出轿子，他的头上就多了一顶伞。

一顶黑色的宽宽的伞。

这个时候，高应瞻才注意到自己脚下踩的不是泥泞之地，而是一条猩红色的地毯。

然后他便看到了那座桥。那座如今被命名曰“锦绣天街”